

談 蘭陵劇坊的演出

曾心儀

九月二十六日至十月一日，「蘭陵劇坊」假臺北國立藝術館演出兩齣現代劇——「貓的天堂」、「荷珠新配」。這兩齣戲頗富創意，聯合報副刊爲之報導，並在二十五日及二日（演出的前後兩天）各包一場招待各界人士觀賞，宣傳的影響力不容忽視，而「蘭陵劇坊」本身演出即相當出色，深得好評，爲疲弱多年的劇運創下了奇蹟般的高潮和轟動。

「蘭陵劇坊」的前身是耕莘實驗劇團，該團在今年元月底，由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的贊助，在中山堂舉辦了「新春歌謠音樂會」。該次演出的成功，使團員備增信心，於是想到要成立一個有新名字的劇團，朝七月間由「中國話劇欣賞演出委員會」主辦的「第一屆實驗劇展」進軍。經過團員們幾番商議，決定

以「蘭陵劇坊」作爲該團的新名字。他們在劇展上演「包袱」、「荷珠新配」兩劇，很引起藝文界人士的注視（有關報導載於時報雜誌第三十三、三十四期）。如果問：「蘭陵劇坊」與「耕莘實驗劇團」有什麼差別？差別只在後者可以使用耕莘文教院的一處場地排練。此外，該團的一貫特徵就是「一文不名」。

「蘭陵劇坊」是由一羣熱愛戲劇的青年所組成。他們每個人在藝術的領域裏摸索多年，湊在一起後，互相研討，集體創作，活用了吳靜吉教授引自西方的表演方法，從傳統藝術裏繁衍出新的精神，他們的創作品於是呈現出令人驚訝、使人愉悅的面貌。

「貓的天堂」由卓明編導，故事由左拉的短篇小說改編。「荷珠新配」由金士傑編導，改寫自平劇「

荷珠配」，劇本發表在今年六月號「中外文學」。

第一齣演的是「貓的天堂」。

幕啓後，舞臺上暖色的燈光漸漸明亮。主戲是躺在地上的貓身上。牠由男演員林原上或杜可風（外籍）來演。女主人這時坐在舞臺左前方的一張大椅裏睡着。戲從貓醒來舒展身體、伸懶腰的動作開始。牠那麼開放的動作，持續了很久，可真是把一隻慵懶、受寵的貓演活了。就是從這戲的開始，演員開放的、充滿創意、有韻律感的動作，使觀眾深為驚訝，產生極大的興趣。這時的音樂是輕柔而優美的。從舞臺上，擴散出來一股閒適、優雅的氣氛。貓起身後，觀眾看到牠的頸上繫了個紅色的大蝴蝶結——這蝴蝶結，在牠後來決定離家出走時，牠把它取下，扔在地上，表現出它是束縛的象徵。由人來演貓，當牠開口說話，牠只是「咪鳴，咪鳴」地叫，聲音有趣，立刻引得臺下一片輕鬆的笑聲。牠蹦跳到女主人身邊，向她撒嬌。女主人醒來，和貓說話，兩者互相取悅，演出人養貓，貓被人養的依存關係。來了一位女客，與女主人嘖嘖呱呱地說個不停，她倆喋喋不休，類似法語尖銳的聲音，很有噪音的效果。人演貓、人演人，却都不

說人話（中國話），但是觀眾都看得津津有味，深解其意，此劇在語言上的突破，是既創新，又成功的。

雌野貓緩緩步入舞臺，她那麼嬌媚，充滿青春活力的動作，不像是在演貓，反而似在顯示着「人」本身的生命力。寵貓離家出走，回歸到自然的世界，牠在輕快的音樂配襯下，活動筋骨，好像在享受失而復得的自由。寵貓向雌野貓示好，她挺不屑的，爆出了兩句人話「神經病」、「有完沒完呀！」，這可又把大家逗笑了。而熱戲，就在這時突然地上場——金士傑飾演的雄野貓，一幅狂野，擺出騎摩托車的姿態跳進舞臺。音樂是熱鬧開地響應牠們。金士傑的駕駛技術不好，害得雌野貓從車上（她是踩在他身上）摔下來。他後來又慫恿她再搭他的車，她有點胆怯，金士傑就瞪着她叫道：「不妙也得妙啊！」「妙」從「咪鳴」的音轉化而來，談諧得很。

衆野貓的羣體戲，像一場年輕人快樂的舞蹈。豐富的、活潑的動作，在舞臺上創造出一幅又一幅立體的構圖。配合着變化的燈光，輕快的音樂，劇場在此際充份地顯出它的媚力。之後，野貓們演出了一段「民以食爲天」。牠們一本正經、莊嚴地高舉着一個大

紙箱，外頭寫了大字「你丟我撿」，又把紙箱置在地板上，對着它膜拜一番。連燈光和音樂也都是「一本正經」，又莊嚴。這兒有一股幽默、嘲諷和辛酸的味兒。

捕貓人的出場，是一段暴力的象徵戲。衆野貓早就逃掉了，只有寵貓獨個兒受苦。人和貓，在臺上一來一往，糾纏了一番。寵貓經過連串挫折，再回到人爲牠所佈置的安樂窩。女主人爲防止牠再被屋外的野貓引誘，把牠閹割。那位女士用非語言的語言，配合着手勢向她的女友解說「閹」，讓大家看得又好笑，又觸目心驚。寵貓早已更進一步地把紅蝴蝶結繫在頭頂上，明顯地表態了呢！牠的動作也變得娘娘腔了。

末尾的戲是很迷人的。舞臺前方，閹貓與女主人相依相伴，女主人織毛衣，牠玩毛線團。舞臺後方，那可愛的雌野貓、雄野貓互相挑情、遊樂。人養貓，從貓身上得慰藉。貓甘願被人養、被閹割，放棄了自由和自主。這裏面大有學問，含着悲涼的意味。而擁有生命力，掌握着自由和自主的野貓們，依然生氣盎然地活着。這齣戲引起我們深思。同時，又令我們驚醒和感到喜悅。我們看到了這些團員們生動的創作活力。左拉的故事原來是怎麼說的；一點也沒有關係。

卓明過去寫影評、編電影雜誌、在銀幕上亮過相，也曾和李行導演在螢光幕上（中視「六十分鐘」節目）走來走去。前些時候，加入「雲門舞集」擔任行政工作。他畢業於政工幹校影劇系。趙琦彬、姚一葦、痲弦都是他的老師。他一向安安靜靜，偶爾對電影和藝文現象發表一點高見。我從來沒想到「他會把一齣戲弄成這個樣子！」，看了戲後，我對他說：「抱歉，真是有眼不識泰山。」

「你這麼容易滿足啊？我們還有別的戲，更深刻的戲呢！」

他微笑，淡淡地說。

讚美之聲太多了。卓明仍如往常一樣「穩如泰山」。他再三地說：

「別儘是讚美啊！更千萬別把我們描述成烈士啦！我們需要挖得更深的討論，需要嚴厲的批評。」

第二齣演「荷珠新配」。

「荷」劇很有平劇的味兒，臺詞却很生活化、現代化。演員的表演更是妙趣橫生。金士傑說：

「我們去看了平劇『荷珠配』，我們在『新配』

裏的平劇動作就是對着『舊配』依樣畫葫蘆一番。」

「荷珠新配」幕啓時，舞臺正後方擺着一張小桌、兩張椅子。傳統式男扮女裝的老鴿，和打扮摩登又有古典中國風味的荷珠一起登場，如平劇般各自先來了番開場白，然後在椅子坐下。繼續道白，引出故事。她們這兒本是「夜來香酒家」，荷珠在這兒執壺賣笑。

「聽說政府要我們把這種買賣的大門給關掉——」老鴿說，旋而就爲店名冠上新名稱：「大眾傳播公司，公共關係部門」。「新配」就這樣地和我們的現實社會妥切地配合上了。

兩人拉長了臉坐着，鬧嘴。老鴿、荷珠各自嘆氣；一個說「做上面人有上面人的煩惱」，另一個說「自己不爭氣，從小沒學過什麼本事，每頓難吃每頓都得吃，這還是做底下人究竟是底下人的命」。

一位醉客踉蹌上場（觀眾裏有人眼睛尖銳，馬上說道：酒客就是演那野貓的金士傑。），唸道：「酒好，阿紅更好……真是酒逢千杯知己少」。這位編導似乎打從戲開始就要好好挖苦我們的人生社會。臺詞愈是尖銳犀利，觀眾就笑得更暢快。

醉客下，趙旺（李國修飾）上。趙旺雖背對觀眾，但他那一套不合身的西裝（好像縮水了），就已帶出滑稽的氣味。等他轉過身來，那一舉手、一投足、開腔和滿臉的表情，馬上就把戲帶熱了。笑聲不斷。

「平日裏聽慣了主人的使喚，聽別人說來這兒可以讓人聽聽我的使喚，這正是——身心平衡之道。」

趙旺唸着，膝蓋一彎，手脚俱伸長，擺出了個怪招來。金士傑告訴我，趙旺很多動作，都是他自己（李國修）排練時發明的。他發明渾身骨節扭擺，忽然兩手壓住自己腰邊，霎時就靜得像個木頭人。他那麼靈活的動作，好像有一個神奇的人在操縱一只傀儡。

「我，趙旺，這兩字平時的意思就是『過來！』有的時候是『出去！』……」

編導擅於延伸文字的趣味。荷珠陪趙旺喝酒時，趙旺演出「補償心理」的戲，他莫名其妙地對荷珠說「過來！」，荷珠疑惑地說「我沒走啊！」，「那——過去！」，「噢，您不用我陪了嗎？」，「我……我的意思是……把酒瓶放過去。」後來，趙旺換下西裝，穿着改良式的平劇裝給齊氏夫妻開車時，趙旺的衣上，前面有個圓圈裏頭寫了「來」字，背後的圓

圈裏寫了「去」字。

「衣服上的字是服裝設計徐榮昌看了劇本後，設計出來的。他還爲我們設計了那 Benz 車（兩塊布，上面畫了 Benz 的標誌）。設計了車嘛，我們就來玩一玩，開車和坐車的人一齊走『恰恰』舞步，再增加利車、停車；這是劇本上原來所沒有的。」金士傑透露出他們集體創作的趣事。

「荷珠新配」第一場戲在「夜來香酒家」，由趙旺——自稱趙總經理，向荷珠道出他的「好友」齊子孝董事長與女兒金鳳散失多年的秘密，將劇情往前推動。第二場，趙旺和齊氏夫妻乘車登場。齊子孝的續弦夫人梳的是米粉頭，穿戴着揉合古今極摩登的服飾，她強調：「我這一身打扮，正是夏天的棉被——不是『蓋』的！」這個『蓋』字，如果不是身居此地較年輕的一輩，恐怕是領會不到它的意思了。荷珠自稱金鳳，前來拜認父母。她演了一段，還自顧說道：「想想看，我還有什麼話漏了沒說周全？」齊太太伶牙俐齒，說：「龍生龍，鳳生鳳，就不知道這隻小老鼠從哪裏跑出來！」像這一類臺詞，都是編導活用了生活語言，使這齣戲充滿年輕、活潑的氣氛。

第三場戲是劉志傑讀女兒荷珠的信。劉志傑登場

表明身份，他在唸臺詞時，荷珠站在一旁把信摺成紙飛機，而且用兒童玩紙飛機的玩法，把信擲到劉志傑腳邊。這真是一段天真的、使人發出會心一笑的戲！

「喲！瞧瞧，這運輸機來空投救難了。」

很可愛，逗人笑的臺詞。荷珠即開始在一旁唸信

……

「見鬼了，才三千塊錢還以父親爲念。怎麼少了三千呢？（荷珠說，要告訴父親一件喜事，解釋少三千的原因。）……幹嘛不說兩件喜事，這樣一毛錢也甯寄了！」

父女倆一搭一檔地演來。劉志傑一會兒笑，一會兒哭，哭了又笑，真是使出了渾身解數。

「不笑了，沒見過人是這樣幫腔的。」，「不哭了，起音起得太高，哭不下去。」，「喲，幫腔的已經走了。」他就是這樣自言自語，給自己找下臺階。這場讀信的戲，不僅交待劇情的發展，打破了舞臺空間，且有很好的戲劇效果。

第四場裏，高潮迭起。荷珠進了齊公館當起金鳳小姐，和冒牌的趙總經理碰個正着。倆人的對手戲相

當精彩。

「我得殺殺他威風。喂，掃地的，我說你是怎麼個稱呼的？」

趙旺拿着掃把，荷珠手裏搖着把雪白的大羽毛扇子。

「我？我、我、我……」

「大便還是小便，你丫丫個沒完也不成啊！」

這真是實驗了胡適提倡新文學「八不」主義裏的：不避俗話俗字。趙旺還說：「妳這『小姐』還在我手心裏握着呢！如果我叫妳小姐妳就是小姐，我不叫妳『小姐』（小解）哪，妳就只有把那泡尿給憋着帶回家！」

「我把妳的身份一抖出來，那時候……」趙旺的意思是要把荷珠趕出家門，臺詞却是「伊朗國王——巴勒維！」它裏頭有各種的趣味和意義，無怪乎看過劇的人都拍手叫絕！

更生動有趣的，是齊氏夫婦突然返家，趙旺、荷珠倆人一急，拿錯了道具，趙旺坐在椅上，拿掃把當扇子涼快，荷珠拿大羽毛扇當成掃把掃地；交換過來，交換過去，總是弄錯，場面好不熱鬧！劇中所用的

道具已是很少了，而編導却還能把這麼少的道具發揮特殊的效果，實在令人折服。

第五場，所有角色都帶着他（她）們複雜的身份、複雜的心理登場，全湊在一起，演出一組又一組的羣戲。（僅趙旺防着老鴿，到戲尾時倆人才撞上）。

「荷珠就是金鳳！」，「荷珠就是荷珠！」，「誰說的？金鳳就是金鳳！」，「荷珠也就是金鳳……」，「金鳳就是荷珠……」，「唉，金珠就是荷鳳……」，每個角色依他們的慾望和目的，作了荷珠「新」配。文字遊戲、語言遊戲真是玩到家了。

演出和原劇本最大的不同，是關於齊妻的角色；劇本裏是生母，演出時是續弦夫人。這使該劇的演出和作者原來的構想產生了相當大的差異。這個角色的更動，是編導採納了演員在排練時的提議而更改的。

劇本末尾，對衆人的表演有一註說：

「現在他們各自的說話已改換為彼此的交換意見甚至爭辯，他們的身分等於劇作者的身分，開始討論着劇情將會發展的情況以及各種意見。……」

這齣使觀衆開懷、大笑不已的戲，確實並不是一齣浮淺的鬧劇，它含有相當的思想性和文學的品質。

看了本劇後，我把金士傑更早的，也是他第一個劇本「演出」（刊於民國六十七年元月號「中外文學」）拿來看。「演出」講的是戲上場前，舞臺前後，演員們思想和情緒。作者在這裏傳達一種對舞臺與人生關係的訊息，氣氛低沉，與「荷珠新配」迥異。金士傑的綽號叫「金寶」，取自以撒辛格的小說「優子金寶」。問他為什麼喜歡這篇小說？他說：從這小說中看到存在於善惡之間、純美的「天使」，也看到人到死後都無法擺脫的痛苦包袱。這位今年才二十八歲的青年，已有七年的劇場經驗，從話劇「和氏璧」到電影「六朝怪談」，劇場經驗就是他「唯有的」；他希望在「蘭陵劇坊」裏和團員們一同研究，希望「蘭陵劇坊」以後能不斷培養出精秀、真正獻身，能夠推動劇運的人材。

「蘭陵劇坊」這次的演出，在掌聲和歡笑聲中落幕。他們表示，願意接受團體或學校的邀請，到全省各地巡迴演出。他們一再婉拒了片商、錄影公司、電視臺的邀請；爲着戲劇就是要在劇場裏演出，讓觀眾欣賞到這個綜合藝術所特有的特質。他們志在推動劇運，使之蓬勃發展。

我也訪問了聯副主編瘧弦。他說，戲劇這種高度的綜合藝術，需要各方面已有基礎來配合，演出才會有好的效果。「蘭陵劇坊」這次演出的成功，表示我們在文學、音樂、舞蹈……等各方面都已有了基礎，這是很可喜的現象。戲劇，多年來被疏忽了，現在應該趕快重視它，培養它。

「聯副這次爲『蘭陵劇坊』作報導，是正經的，不是耍花樣。林懷民、楊牧、姚一葦、趙琦彬都向我們推薦；這些年輕人確是可愛，有創意。」

「中外文學」的編輯戎之光表示，他們看到金士傑的劇本時，都很欣賞，很快就採用了。可惜該社因限於人力、物力，對一些文藝活動總感到慢了一拍。「書評書目」主編陳恒嘉說了句很有深意的話：「『蘭陵劇坊』演出的成功，大家都很高興，都是樂觀其成。」

回想，我在預購戲票時，是帶着捧場的心情，看戲時候却相當地沉迷，看後回味不已；這前後的變化真大。期待着，「蘭陵劇坊」下一回的演出。希望有更多的人，經由看「蘭陵劇坊」的演出，享受到劇場的魅力，以及認識到劇運的意義；更加重視它。